



田,老人难适应
告别猪圈和自留

“春牛农家乐”的前身,是一家农用物资店,专卖种子、化肥和农用机械等。芮春牛说,村里那时家家都有几亩地,乡里乡亲经常光顾。他后来改办农家乐的原因之一,就是老店维持不下去了。

为突显“慢城”魅力,打造乡村旅游,村里前几年推出新政策。每人保留一分地,其他田地出让流转,由政府统一规划,分季节栽种向日葵、薰衣草、油菜等观赏植物。这样一来,大片大花卉景观成为“慢城”新亮点,但自留田骤减,农资商店渐渐没了生意,最后只能关门大吉。

芮春牛脑筋活络,及时改弦更张,开出新店,但更多人受各种条件所限,没他反应快。突如其来的“慢城”生活,让这些村民很不习惯。五六十岁以上的长者感触尤深,因为年轻人都在外打工,老人们才是种田的主力军。家中田地一下子从几亩缩小到几分,

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。与田地同时消失的,还有家里的猪圈。种田和养猪相依相伴,没了田,家猪缺粮,村内无人再养。

比如芮国良 62 岁的母亲诸小兵,家里原有六七亩农田,油菜、水稻、玉米、蔬菜……轮番耕种。除了寒冬,老人一年四季有三季忙得不亦乐乎。如今无地可种,没猪可养,只能带带孙女,看看电视,再打打小麻将。

这样悠闲自在的老年生活,不少城里人习以为常,但在农村,诸小兵们一点也不适应。“忙了大半辈子,闲不下来。”虽说儿子开农家乐,家里不差钱,老人还是经常去田里打工。

以前在自家农田忙碌,丰收或灾害都算自己的;现在帮集体干活,按天计算工分,工作 8 小时,日薪 30 元,偷懒者会被扣工分。去年,诸小兵这部分打工

收入近 2000 元,相当于一年只在田里忙了 60 多天。

遇到诸小兵,在接近 40℃ 的桑拿天,下午 2 时,全天最热的时候,十多名老年妇女不顾烈日炙烤,弯着腰,忙着种向日葵。先翻土,再播种,还要负责后续维护。“前阵子刚收完油菜籽,等这批葵花到九十月份开放,应该会很漂亮。”她说,这是政府统一要求种的,为了吸引更多游客。

老人们的农活量和压力大为减少,收入同时受到影响。也许是因为在农家乐尝到了甜头,诸小兵不愿透露收入的具体变化情况,只是强调说,流转掉的农田,每年每亩能得到 800 元政府补贴。“人毕竟轻松了,能有这部分保底钱,也不错。”

每家每户几乎都有茶叶地,没纳入流转,加上保留的几分菜田,给“慢城”老人们重温农耕旧梦,留下了一点念想。



村人也想再忙些
羡慕嫉妒恨,同

同村的张阿英更有交流欲望,诸小兵堤内损失堤外补,而她做不到,心理有些不平衡。从她家走到“三星竹苑”,只需几分钟。但就是这短短几百米的距离,犹如一道鸿沟,横亘在两户村民之间。

诸小兵家地段较好,位居游客必经之地,十多家生意红火的农家乐,无一例外;张阿英家离村中主路较远,即便到了旺季,也很少有人经过。其实,她和儿子芮建兵两年前也开过农家乐,“建兵农家乐”的招牌至今未取,却早已名不副实——因客源稀少,他们只坚持了不到一个月,便无奈停业。

年近六旬的张阿英,心里多少憋了一些怨气。“大家都住在‘慢城’,好处都让别人得了,我们反而吃亏。”她也常去农田里打工,生活轨迹和诸小兵差不多。同样每天 30 元收入,和每年每亩 800 元补贴,她嫌少。

“以前自家种田,虽然辛苦,但收入比现在高。”

心怀“羡慕嫉妒恨”,老人也想和村口的乡亲们一样,再忙些,再快点,多沾“慢城”的光。

除了农田,张阿英家的杂货店也有损失。早在获“慢城”称号前,便民小店已在家开张。“那时村里只有两家,生意一直挺好。”然而,趁“慢城”东风,周围突然冒出好几个竞争对手。结果,游客没多几个,熟客倒流失了几批。

负责看店的,是张阿英的儿媳陈新花,今年 29 岁。她的“慢城”生活比较悠闲,心态也保持得不错。“这几年村里发展确实很快,但和我没什么关系。之前我们家也凑过热闹,办农家乐,生意不好就停掉,反正前期投入也不多。”她坦言,“慢城”人气这两年越来越旺,尤其到了清明假期,人山人海。“那几天总是堵车,许多车都只能停在路边,村里建了 4 个停车场,根本不够用,正在建一个更大的。”

陈新花说,少有游客走进村子深处,她还是照

常过自己的小日子,喧嚣和利益属于别人。“他们地段好的,不怕吵,就盼着游客越多越好,”她补充说,“出村交通会受些影响,那段时间就不往外跑呢,克服几天,不难。”

看起来,陈新花和“慢城”若即若离,但不久的将来,她很可能会与“慢城”水乳交融。在家赋闲两年多,她一直盘算着,等襁褓中的儿子上幼儿园再找工作。“我刚报名学开车,打算拿到驾照以后,去景区应聘,开旅游电瓶车,应该会是一份不错的工作。”

她的丈夫芮建兵是油漆工,始终保持着从前的生活节奏,在周边各村游走,哪里接到活去哪里。大山村的打工仔回归了一些,但仍有不少在外打拼,家里地段不好的,或打工收入较高的,宁愿选择当一个“慢城”看客。

“慢城”快进

本报记者 曹刚

认识慢城

国际慢城管委会将 2013 年定为“慢城项目建设年”,为了争创国家 4A 级景区,正快速推进各项建设。快进过程中的“慢城”,目标坚定,特色鲜明,只是,与“国际慢城”推崇的理念,似乎关系不大。

“慢城”,将低调慢行多年的桡溪拉上了经济发展“快车道”。在国际慢城概念的诱惑下,众多游客和商家慕名而来。蓝溪村党支部书记张波说:“享受慢生活的同时也要提升我们的经济,利用好这个‘慢城’。”一边要保护生态,保持悠闲的生活方式,另一边要发展旅游,加快招商,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? 令人深思。

政府投资统一改建马头墙

从南京市区到桡溪“慢城”,如果一路畅通,开车大约只需一个小时。临近目的地时,都市喧嚣慢慢褪去,田园风光渐入眼帘。青山绿水间,鸟鸣婉转,蝶舞蹁跹。地处苏皖交界,村舍建筑也颇具特色,白墙黛瓦马头墙,典型的徽派风格。

漫步其间,许多人会由衷赞叹“慢”的魅力,却不知那些马头墙背后的故事。它们并非历史积淀所成,而是几年前由当地政府投资改造的结果。

统一改建马头墙,并未全覆盖。大山村村民芮建兵家,地段相对较差,周边房屋都保持了原样。参与改造工程的木工张翠平介绍,马头墙高耸屋顶,古时有助于隔断火源,村舍隔得近,一旦发生火灾,容易蔓延。“现在房屋材料都防火,不用再靠马头墙,主要还是为了好看。”

类似的美化工程在田间也有。大片向日葵地不久前刚播种完毕,这里原来分散属于村民,现在被政府集中规划,打造农业旅游景观。“专门选择了不结籽的观赏品种,后续基本没有经济效益。”慢城管委会工作人员李凯玲介绍,起初种植的向日葵能结籽,也许是因为经济价值较高,多次被盗,便调整了葵花品种。

欧式“慢城小镇”呼之欲出

这些努力已经得到了回报。2012 年全年,“慢城”接待游客 118 万人次,实现旅游收入 1.3 亿元。对于一片由 6 个村围成的观光带而言,可谓成绩出色。

在慢城管委会提供的一份“建设管理工作情况汇报”中提到,为了争创国家 4A 级景区,确定 2013 年是“慢城项目建设年”。

今年计划在主干道沿路大面积种植油菜花、二月兰、向日葵、月季、马鞭草、波斯菊等景观植物,并搭配栽植观赏桃花、梅花、紫薇等。

在“慢城”核心地带的一大片工地上,重点



■「慢城」走在经济「快车道」上 本报记者 陈意俊 摄

项目“慢城小镇”处于如火如荼的建设中,将于今年 10 月基本建成。拔地而起的全新“小镇”,以现代建筑风格为主,融入漏墙和院落等元素,并结合欧洲传统街巷的空间特点,打造充满活力的商业街区。

此外,度假村项目 10 月有望完成一期建设;精品酒店项目计划 7 月开工;山顶上醒目的文峰塔已施工过半,建成后将成为大山村的标志性建筑……

“精心包装,对外招商,吸引更多投资商参与慢城建设”,被写入了今年的工作计划,旨在“形成风格独特、魅力彰显的旅游综合体。”

一个规划合理、风景宜人的优秀乡村旅游项目呼之欲出。

挖掘传统比快速发展重要

48 公里长的柏油马路串起“慢城”的 6 个行政村,美其名曰“生态路”。行驶在路上,自然风景美不胜收,偶遇小鸟飞来啄食,车行自然放缓。更多时候,由于车少,车速并不慢。虽然国际慢城联盟的章程规定,汽车在“慢城”的行驶时

速不得超过 20 公里,但事实上,超速 50%甚至 100%的情况,很常见。

村民芮国良透露,针对车辆超速,并无明确惩罚措施。“我一般不会开快车,时速保持在四五十公里。”他坦言,“20 公里也太慢了,谁受得了? 真变成蜗牛了。”

联盟章程还规定,城内广告牌和霓虹灯要尽可能少;超市和洋快餐、洋咖啡厅等连锁店都应禁止。可是,在我国广阔的农村大地上,这些被禁项目本来就没有。让勤劳朴实的农民朋友放弃霓虹闪烁、远离鸡翅汉堡,显得有些滑稽。

瑞士伯尔尼大学经济地理研究所教授海曼莉到桡溪考察后说,欧洲“慢城”更强调保护当地历史文化;中国“慢城”则以游客需求为导向,吸引外地人集聚,这是两者的最大不同。

海曼莉建议,桡溪规划建设“慢城小镇”,一定要突出村庄历史文化和区域特征,核心是找出自身最珍贵的东西,如传统手工艺、技艺等。生造一些东西出来,或想快速利用“慢城”品牌赚钱,都与“国际慢城”的理念背道而驰,无法长期发展。

“国际慢城”是指人口 5 万以下的城镇、村庄或社区,反污染,反噪声,支持绿色能源,鼓励本土生产和消费,没有快餐区和大型超市,倡导食用有机食品,支持传统手工方法作业,保持当地特有风俗文化。国际慢城联盟规定,其成员必须在城市人口、环境政策、城市发展规划、基础设施、食品生产乃至青少年教育等方面满足 54 项具体规定。

“慢城”运动由著名的“慢餐”运动演变而来。1986 年,意大利作家卡罗皮逊尼为了捍卫意大利的美食文化,极力抗议在罗马著名的西班牙广场附近开设麦当劳分店,迅速掀起了一股全球性的“慢餐”浪潮。

1999 年 10 月,在意大利奥尔维耶托市的一次“慢餐”活动上,意大利基亚文纳、布拉、波西塔诺、格雷韦因基安蒂 4 个小镇的市长联合发布《慢城运动宪章》,提出建立放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形态,“慢城”运动从此诞生。奥尔维耶托成为世界上第一个“慢城”。

目前,全球共有 27 个国家 100 多个城市被授予“国际慢城”称号。中、日、韩是其中仅有的 3 个亚洲国家,韩国拥有 11 个“国际慢城”,中国和日本都只有 1 个。

桡溪“生态之旅”能成为“国际慢城”,要感谢国际慢城联盟前副主席安杰罗·瓦萨罗。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意大利波利卡市前市长,波利卡与高淳是友好城市,他曾多次到高淳考察,对桡溪的田园风光印象深刻,觉得“生态之旅”符合“国际慢城”的标准。

经他大力举荐,2010 年 11 月,在苏格兰举行的国际慢城会议上,桡溪“生态之旅”被授予“国际慢城”的称号,从此声名远扬。慢城管委会工作人员李凯玲透露:“早几年重点推广‘生态之旅’,发展得不顺利;自从评上‘国际慢城’后,牌子就渐渐打响了。”